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〔第二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第二冊

〔清〕查繼佐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罪惟錄帝紀卷之十四

神宗顯皇帝紀

神宗範天合道、哲肅敦簡、光文章武、安仁止孝顯皇帝，名翊鈞，貴妃李氏生。六月既即位，遂傳旨著馮保掌司禮監事。保與居正交，誓盡忠報國，爲不負顧命。上大行皇帝尊諡，上兩宮徽號：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，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。高拱方在閣，有內使特傳旨至。拱曰：「旨出何人？此必監保等所爲。」遂令臺諫程文、駱遵等六人合詞攻保，保持章不下。及閣臣居正視陵地歸，有旨召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，拱以爲且逐保也。及成國宣旨，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，朕母子驚懼不安，其即日歸田。拱伏地不能起，居正掖之出。翼日踉蹌就驢車出都。上御平臺，召首輔居正辰前曰：「先生爲大行陵寢，負暑辛苦。」且曰：「先帝以先生忠，幸自愛，悉心輔導。」居正頓首泣謝曰：「今國家要務，惟在遵守舊制，不必紛更。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，又君道所先。」時居正慨然以天下爲己任，大約尊主權，課名實，嘗語上：「高皇帝眞得聖之成者也，世宗能識其意，是以高臥法宮之中，朝委裘而不亂。」具詔草，請上召羣臣廷飭之，百寮竦惕。八月，穆廟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家，爲門者所發，上簏內使三十，以百金壽妃，

曰：「妃家貧，以此給妃，先帝賜器，不可出也。」閣臣居正請嚴制誥之體，曰：「誇蔓非制也，以臣諛君謂之佞，況以君溢美其臣乎？」其如例。

冬十二月，閣臣居正等進《帝鑑圖說》，上加納，令宣付史館，以昭君臣交修之義。黔國公沐朝弼有罪，逮鞫減死安置。

萬曆元年癸酉春正月，詔禮部擇日具儀，開講經筵。御史鍾繼英疏僞侍王大臣事，坐罰俸，尋降謫。革原任大學士高拱官。相傳十九日，上出乾清宮，有男子僞爲內侍被執，自供王大臣，從戚總兵所來，至東廠，忽易詞無戚總兵字樣。在獄，有辛儒者，入啓處飲食甚歡，教之稱高閣老所使。吏部尚書楊博、太僕卿李幼滋並語居正，必坐王名，如此大不便。已會審，忽風羅作，理刑官白一清大聲曰：「天意如此，可不畏乎？」大臣罪例當決杖。及審，遽曰：「初欲官我，乃見毒。錦衣遂不敢竟訊。及送法司，大臣已暗不能語，遂付西市。」二月，嶺東盜藍一清等平。一清阻惠州，與羣盜曾廷鳳、江漢、王栗、葉景清、馬祖昌等相煽虐。督撫殷正茂議大舉，俘斬一萬二千餘人，諸盜亦熄。

秋七月，總兵李成梁築寬奠六堡，堡距霰陽二百里。建人王兀堂乞市，巡撫張學顏疏許之，於是開原以南撫順、清河、霰陽、寬奠皆有市。開原北海西王台主之，清河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，兀堂制之，並利互易，頗遵漢法。閣臣居正柄政，上倚眷特隆，小幄文華殿後東偏，上講筵畢，卽造膝密語。或直廬感病，上御煖閣，親調椒湯賜之。盛暑進講，上先就居正立處，令內使搖扇殿角，試其涼暄。隆冬則以氈承居正措立處。偶內使私鼓箠聽講時，還宮輒杖之：「獨不畏張先生流盼及乎？」

萬曆二年甲戌春正月，都掌蠻平。時總兵劉顯以初閩事掛議，居正曰：「臨敵易將，軍家所忌。」顯乃奮，

得底績，斬首四千六百有奇，得酋王三十六人，凌霄、九絲等塞悉平，拓地四百里。居正進講章疏曰：「義理必時習而後悅，學問必溫故而知新。」三月，命吏部都察院等官，引天下廉能官員，赴會極門面加褒賞。

夏五月，翰林院產白燕，內閣生嘉蓮，閣臣等進獻，上以壽兩宮。司禮保謂輔臣曰：「上冲年，不可以異物啓其好。」上令出白燕。

秋七月，《穆宗實錄》成。

冬十一月，大捷清河遼東。鹵酋王杲糾建州屬彝內寇，誘殺裨將裴承祖等。總督張學賢、總兵李成梁以兵搗之，真窮紅力寨，論功陞賞有差。十二月，閣部奏上御屏，繪兩京十三省疆域，并載文武羣臣姓名。上令設文華殿後省覽。以禮部尙書張四維入閣辦事。

萬曆三年乙亥春正月，編修張位請申飭吏職。二月，戚臣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，上以二萬爲歛，居正曰：「貴戚之家不患不富，患不知節。富而循禮，富乃可久。」上乃已。

夏五月，諭吏部：畿省督學，非方正勿遣。六月，遼東巡撫張學顏報鹵二十萬入犯，前哨已抵大寧。上面諭閣臣應敵。居正曰：「此屬弊誑賞，邊臣不知鹵情，遂致風鶴。」已而果然。

秋八月，鹵酋王杲伏誅。初副總兵曹簪精騎出勦杲，杲走東夷王台所。開原兵備賀湊宣諭台，台遂與子二人謀執杲，送境上獻俘，加台龍虎將軍，視西鹵俺答，二子並進都督僉事。

冬十月，閣臣居正進《郊禮新舊圖考》，疏請合祀，春初一出，爲屋而祭，從之。帝重儒紳，賜予優渥，親

洒宸翰，徧及輔臣六卿講官，賜沈一貫龍箋，文曰「責難陳善」，於居正獨多。

萬曆四年丙子春正月，上以御史傅應楨有疏頗傷居正，及文華殿聽講畢，出其疏示居正，中有「八十老父」云云，因取登科錄驗之，父故，上曰：「此已是欺朕。」欲廷杖之。居正爲曲解得免。御史劉臺奏居正擅威福，指張四維、張瀚爲植黨。居正辭政，伏謝曰：「臣之所處，危地也，欲竭忠事上，不能逃專擅之譏。」上爲下御座手掖之，詔臺獄杖一百，遠戍之。居正復具疏爲解，免杖奪職還里。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成。

秋七月，上以恤災賜民田租奉行不實，勅責有司。時京倉所儲足支八年，獨大帑無羨金，而民間復苦輸粟，詔賜民改折十之三。

冬十月，昌邑知縣不飭，及遷，又權吏卒金。上語居正，此甲科何墮廢如此？居正請吏道專課功能，毋拘資格。都督馮邦寧以叔司禮監馮保故，倨使酒，手毆閣臣班隸，保奏邦寧革職，杖四十，待罪一年，復預朝列。

萬曆五年丁丑春二月，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真人之號，還其金印。三月，居正子嗣修名二甲，上拔置二甲第二，曰：「以報先生輔弼之功。」命考試就教舉人。

夏四月，上在講筵，讀《論語》「色勃如也」，勃字從北音作去聲，居正正以南音，聲頗壯，上爲悚然。司禮保裁抑中貴，毋與朝事，毋輕啣使命出，卽出，就兢畢事，幸免譴罰。上向偶與小內侍嬉戲，見保至，輒正襟危坐。上卽有所責譴，非出保口不行。左右或短保，而上以太后故不發。五月，詔修慈慶、慈寧二

宮，以居正諫且止。六月，嶺西獠賊羅旁平。旁與浪賊黃德祥雄據木彝等兩山，蔓延三朝。居正屬兵部尙書凌雲翼提師，八道並進，破岩峒五百六十有四，俘斬四萬二千有奇，拓地數百里，設郡縣，陞賞有差。上奉皇母意，今歲免刑。居正覆奏：「國法所在，不得姑息，以違天道慘舒之令。」

秋九月，首輔居正父艱，計至，上賜賻特厚，兩宮亦賜賻，與帝同。居正乞恩守制，至再三，不允。復疏暫遵諭旨辭俸，在官守制，乞預賜允歸葬，從之。

冬十月朔，彗星見，占曰：主大臣移徙。編修吳中行、檢討趙用賢、刑部員外艾穆、主事沈思考、觀政進士鄒元標，先後疏諫元輔奪情，忤旨，並杖穆、思考、元標並戍。給事中李涑奏：「大婚吉禮，首輔制中，不宜充納采問名使，乞改命，不允。」御史曾士楚、吏科陳三謨各上疏請留居正。都御史陳瓚乞休，貽書禮部尙書馬自強，公如倡疏爲首輔乞留，萬勿見遺某名。自強嘆曰：「瓚不復起矣。」

萬曆六年戊寅春正月，慈聖且還宮，諭帝曰：「皇帝天地神人之主，務萬分涵養，節飲食，慎起居，聽諫勸，母溺愛衽席，任用匪人，以貽我憂。」帝方行嘉禮，遼東大捷，三月，大婚禮成，加兩宮徽號：仁聖曰懿安，慈聖曰昭文。

夏四月，首輔居正請假歸葬，允之。湖廣巡撫都御史陳瑞詣居正喪次，哭盡哀，跪謁居正母，母指私役小閹：「幸一垂盼之。」瑞起揖閹：「瑞安能重公，公重瑞耳。」進馬自強文淵閣，申時行東閣大學士。五月，居正奉旨還朝。居正甫葬畢，卽赴守巡請閱操，服上所賜服成事。凡出入在道，藩臬守巡率長跪。召見文華殿西室，問民生邊故稼穡河渠甚悉，賜沐十日。十二月，前少師高拱卒，復其官，予祭葬。少

傅大學士呂調陽致仕。

萬曆七年己卯春正月，烏思藏僧瑣南堅錯求通貢，下部議。二月，河功成，都御史潘季馴以便宜，踰年勞苦，河乃安流。

夏四月，首輔居正請蠲積逋，有曰：「帶徵之說，名完舊欠，實減新收，徒自敝，無益。」六月，治河運同黃清卒。清以吏員起，築海塘有功，移治高寶河隄，積勞死，不能殮。

秋七月，盜殘戚畹。刑部侍郎翁大立誤坐其婢僕三人死，已而殺人者以他事露，大立坐謫爲民。減蘇松織造之半。

萬曆八年庚辰春正月，建彝王兀堂連犯爨陽、寬奠，益逼永奠堡。官兵逐北。已而復從林剛谷入，敗去，先後斬首酋八百三十有奇。論功督撫梁夢龍、周詠咸陞賞，大將軍李成梁予世伯爵。三月，上行籍田禮。夏四月，居正服除，疏乞休，不允。

冬十一月，詔度民田。田賦之弊，有飛詭、影射、養號、掛虛、過都、受獻，而久之不得不行攤派。又莊田、屯田、民田、職田、養廉田、蕩地、牧地，常不受疆理。十二月，輔臣請敷陳謨烈，以裨聖學，取累朝實訓，分類編摩，計四十四款以聞。

萬曆九年辛巳春正月，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，應和文章，或令侍上清讌，質問經義，陳說治理。三月，以吳兌爲右都御史，總督薊遼。初，兌與前相拱善，居正專任之，總督宣大者十餘年。時有遼警，兌曰：「速把亥在，禍未歇也。」既而曰：「在薊，易辦耳。」久之，薊遼總督缺，居正曰：「兌有夙願，忘之乎？」遂有是補。未幾，速把亥就擒。

夏四月，上躬行大閱，居正等撰歌頌，并繪圖以獻。南科臣傳作舟疏江北淮鳳徐宿樹無完皮，江南蘇松等處被災尤甚，居正於日講畢，進疏，請大破常格賑之，上爲首肯。

秋八月，優禮耆碩，存問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。

萬曆十年壬午春正月，巡撫張佳胤定浙江營卒之亂，進右都御史，兼兵部右侍郎。

夏六月，首輔居正卒於京邸，上大震悼，贈上柱國，諡文忠，廢子尙寶司卿，諡祭葬。兩宮及潞王咸賜賻優厚，詔太僕卿及錦衣僉事護其喪歸。上初重江陵，御札不名，尋傳旨批奏亦不名。而羣臣附諛，章奏第稱元輔，既歿，礙於張蒲州，稱先太師云。家人子游七，號「楚濱翰林」，大僚爲《楚濱記》贈之。給事李某者，與楚濱通婚媾，九卿科道每每投刺以見。徹侯緹帥延飲，必上坐。

秋八月，皇子生，恭妃所出也。山西連旱，平涼、固原城外坑殍者三五十處，幾滿。有富室女，父母餓死，懸標自鬻，爲無賴男子所調笑，自撞坑死。又一少婦，夫死投坑，韓王憐而起之，謝曰：「夫饑以死，妾安能飽活也。」哭不食，三日死。

冬十月，阿台叛，平之。阿台，王杲子也，憤父死，起投遼家奴、仰家奴勾，黨數掠孤山鐵嶺。總兵成梁以兵大破之，曹子谷得級一千三十九。以禮部尙書俞有丁爲文淵閣大學士。太子太保大學士馬自強卒，贈太保，諡文莊。

萬曆十一年癸未春正月，再上兩宮徽號：仁聖加康靖，慈聖加明肅。

夏六月，浙江撫臣張佳胤請減織造，從之。閣臣申時行薦起原任編修吳中行、檢討趙用賢等。

秋八月，上巡視山陵，舉內操。

冬十一月，閣臣時行等復請改折漕米三分之一。十二月，上靜攝，不視朝。給事中鄒元標、御史范雋疏諫，上怒，罰俸降調有差。御史李植、江東之等糾司禮馮保十二罪。先是，太監張誠見惡於保，黜外，至是復入，專跡保與原閣臣居正交結專恣狀上聞，而植等乘之。譴保奉御南京，籍其家。鹵會阿台大舉深入，至瀋陽城南渾河。大帥成梁馳援虎皮驛。阿台移掠撫順，徐引去。成梁乃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，直搗鹵古勒寨，破之，射阿台死。而別將秦得倚已前破阿海寨誅海，海，毛憐衛彝，住牧莽子寨，與阿台合內難者也。是役，得級二千二百有奇。時海西酋逞家奴、仰家奴亦乘冰堅，糾鹵大掠保吉諸寨，挾請貢。勅撫臣李松與總兵成梁密畫，伏兵中固城，去開原四十里，約曰：聽撫幟舉，不聽撫砲舉。二奴至橫恣，鹵目白虎赤遽前，創備禦霍九臯，殺我卒十餘人。砲舉，伏盡出，立斬逞家奴、仰家奴及其子兀孫、李羅、哈兒哈麻、白虎赤等，得級三百一十一。成梁夾擊，得級千二百五十有奇。督臣周詠以下陞賞有差。時龍虎將軍王台死，子多爾幹嗣。王台又有子猛骨李羅嗣，而加之功，逼、仰二奴黜之。二奴北闕略地，遂偕西鹵暖兔怵忽大等騎萬餘合入。

萬曆十二年甲申春正月，刑部主事董基諫阻內操忤旨，謫邊方。

夏四月，御史羊可立追論輔臣張居正罪，詔奪官及諡，籍其家。長子敬修不勝刑，自誣寄貲曾省吾、王篆、傅作舟家，盡三家不能十之三，敬修自縊死。家人楚濱等死者十餘人。隨有誣居正以逆謀者。上宮中每自號禹齋，詞臣高啓愚主試應天，曾命題「舜亦以命禹」，遂妄傳江陵堂懸「舜禹授受圖」，爲啓愚

所獻。侍郎陸光祖初以小卿候居正朝房，獨索座論辨，護劉臺、傅應楨力，且正色曰：「相公奈何訕訕拒人哉？」至是諸攻者氣銳，光祖獨正言摧抑之，人服其雅量。五月，刑部尚書潘季馴等，請念居正八旬老母，保全餘孽。帝憫之，與溫旨。六月，御史沈時敍、陳性學、蔡時鼎，各疏論大學士許國，國乞休，不許。

秋七月，平樂府官軍責餉闕殺人，逮知府周祈。閣臣時行請譚祈，毋長傲卒。八月，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。以禮部尚書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，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辦事。初，俺答歸命，其妻哈屯，號三娘子，另居，練精兵萬人，彝情尙背，率主之。俺答死，娘子當屬順義王黃台吉。娘子意別，督臣鄭洛使人說娘子，歸順義爲夫人，否一愚婦耳，娘子乃歸順義。順義死，其子扯力克當嗣，洛復說扯會收娘子與封，否封別屬矣。於是扯力克與哈屯合婚帳中，而其素納把漢妻大成比妓遂疎。初，把漢那吉者得主板升，號爲大成台吉，兵馬雄諸羣。台吉死，其妻大成比妓未有屬，三娘子欲令己子不地失禮妻比妓，爲俺答用事恰台吉所阻，以是扯力克收比妓云。

秋九月，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子如松山西總兵之任，優詔許之。李成材、李如栢原官照舊。

萬曆十三年乙酉春正月，旱災，上步行祈禱，免天下被災地方錢糧一半。二月，上益習事，微有所聞，輒逮親案治甚夥。刑部尚書舒化曰：「是侵有司事，使人歸過於上，不便。」潞王府卒爲兵馬司吏目所笞，上怒，逮吏目，掠死，且繩其步卒七人急，化又曰：「吏目雖微，亦命官也，由府而斃，過矣，乃又盡死七人乎？」詔釋之。御史鄧鍊條請止造磁器，從之。

夏四月，封扯力克順義王哈屯及比妓皆忠順夫人。五月，起海瑞南京右僉都御史，旋轉南侍郎吏部。疏辭，進右都。決歲三遷，皆係特簡。南直提學御史房寰賄狼籍，南人號爲倭房，慮不免，先訐瑞，疏寢不下，卒以進士顧允成等官寢罷去。

秋七月，詔禁有司官濫受詞狀。

萬曆十四年丙戌春正月，皇第三子生，詔進其母鄭氏爲貴妃。言官姜應麟首爭之，而刑部主事孫如法、吏部員外沈璟疏再入。禮部侍郎沈鯉請與恭妃並封，以絕羣疑，不聽。二月，閣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，科臣應麟與吏部璟復請，降處有差。科道臣各疏救，上諭閣臣：「本朝立儲，自有成憲，言官安得預爲揣摩？」三月，廷試，上親拔進呈末卷舒弘志爲第三。

夏四月，塵蠹四塞，詔務去政之蠹害民生者。閣臣因條奏四害：一、催科急迫；二、撤派加增；三、刑獄繁深；四、用度奢侈。

秋七月，江北苦旱，南苦水，詔安撫流移，禁戢攘奪。

冬十月，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。十一月，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：建文皇帝御宇四年，近奉明詔，褒表死事諸臣，皆得祠祀，而建文獨餒，於德意未稱，請祔食懿文皇太子之側。下部議，不果行。

萬曆十五年丁亥春正月，閣臣申時行等請飢荒賑濟外，急禁遏糴。癸丑，忽訛傳午朝，百官踉蹌趨赴，不果。禮部及鴻臚寺官俱坐罰俸。閣臣恭請建儲，封王並舉，不聽。

冬十月，鄖陽兵變。初，都御史李材巡撫鄖陽，創講學，改參將署爲書院，率遣營兵工作，學徒至，復許

後營兵爲輿檐。而副使丁惟寧復議減兩月兵糧，供講費。營兵不平，梅林、王所等擁新任參將來萬春鼓衆噪，材閉門不出。新任守備王鶴鳴初至，教林等擁萬春詣督府謝罪。要挾十二事，鶴鳴止材勿全狗其請。材懼，具諾，已而下十二事於丁副使，副使不許，責萬春所請非分。衆復大詬，材走匿破灶中。鶴鳴單騎諭衆，請萬春匿丁副使其署，亂兵圍署，須臾開署，擁空輿出城。鶴鳴身爲前道，詭言副使出歸襄陽矣，丁乃獲全。明日，鶴鳴請材閱操，方賞宴未既，以他事呼梅林、王所等十人入城，縛之以殉，亂息。十二月，閣臣以上歲止一登講筵，請再舉，不果。仰家奴遺孽奴林孛羅，與逞家奴遺孽卜塞，日夜圖報復，引西鹵煖兔恍忽大萬餘騎，入犯把大等寨，援兵至，解去。南右都御史海瑞卒於官，士民走哭，爲罷市。諸御史代爲治喪歸。

萬曆十六年戊子春二月，上御經筵畢，親諭：《貞觀政要》君臣失德，勿備經筵。三月，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，改正景皇帝實錄，下部議，復不果。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等亡命數千人，往來長溪山、二郎河等處焚掠，都司周弘謨進兵麻尖，敗績，州判陳策死之。復進，賊逃，負策屍還。太湖縣鄉兵張維忠生擒黨首余孟新等。

夏四月，直隸江浙大飢，焚劫盜甚。新建有民飢，飯砒求死，里長貴科知之，義贈穀五斗，穀有遺金，義還里長，長不受，以爲天賜，分受之。詔平糴，復禁遏糴。五月，覈雲南冒功之罪。初，緬寇猖獗，蠻莫思順，諸酋拒賊，擒岳罕正法。兵備李材、遊擊劉天俸坐割良冒功棄市，巡撫劉世曾革職。閏六月，閣臣王錫爵子衡中式滋議，覆試無弊，主事饒仲復袒郎中高挂，論衡，坐降調。

秋九月，御史馬象乾極論張鯨不職，并及閣臣阿縱。上怒，送象乾鎮撫司打問。輔臣錫爵疏救，不聽。冬十二月，給事中張沂復論劾張鯨，亦坐杖革職。卜塞入寇，大帥成梁提師出威遠堡，卜塞棄其師，走入那林字羅壁。成梁縱兵砲崩其城，二酋氣奪，乞哀，釋不誅，計斬級五百有奇。詔并釋康古陸溫姐、猛骨字羅，令與歹商相結釋憾，而均其南關北關之地。御史鄒德泳建言國本，忤旨，罷爲民。

萬曆十七年己丑春正月，楚賊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，呼飢民橫行蘄黃間，官莫敢問，白晝輿蓋入治，開倉，取富民所輸散貧民。尋據紫家山爲窟，殘遠近數百里。撫臣周繼合吳楚兵勦之，深入，敗績。己而勦屬袁國臣奮擊之，奪其砦，生得汝國正法。夏四月，次輔錫爵並請視朝建儲，報聞。

秋七月，大理評事雒于仁進《酒色財氣四勿箴》。八月，修撰焦竑輯《養正圖說》，以備元子講習。同講官郭明龍不平，以爲當衆爲之，竑遂不復上。已而中使陳矩得其本，竟達上覽。

冬十二月，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頗有逆形，其妻黨張時照告變，蜀撫主撫，黔撫主勦。朝議行兩省會勘，應龍願赴蜀，不赴黔。禮官請舉禋祭，上以體未安，遣官代。建州□□□□因其姻歹商入貢，授都指揮使，至是斬叛彝功，進都督，與南關埒。

萬曆十八年庚寅春正月，上在毓德宮西室，召閣臣時行、國、錫爵、家屏至榻前，出雒于仁疏，手摘其妄，四臣伏請優宥。隨及朝講，祈月舉一二，上辭以疾，行立頗艱。隨復請冊立東宮，以安宗社，上曰：「朕無嫡子，長幼自有定序，卽三子母鄭妃，恐外紛疑，亦陳請再四，第長子生弱，稍俟之。」未幾，出皇長子

及皇三子侍。四臣畢賀，請皇長子就學。上曰：「朕五歲讀書矣。」指三子：「此亦五歲，能乎？」既手引皇長子向明立，令四臣熟視。四臣再請，曰：「朕知之矣。」三月，雒于仁告病，特旨着爲民。

夏六月，鹵火落赤據莽刺川入寇，副將李奎醉，單騎出，被矢死。鹵犯洮河，總兵劉成嗣戰不勝，裨將李聯芳全軍沒。詔經略尙書鄭洛移責順義王，聲火落亦之罪，解去。上語內閣時行等：「款貢未足深恃，若專事媚鹵，彼心驕，即何不大逞。」

秋八月，閣臣錫爵奏安攘大計，分列三反，要於「經營鎮定」四字，極中時弊。九月，詔停刑，易州人周言請開阜平房山砂礪，閣臣奏止。

冬十月，兩京九卿科道合辭，恭請冊立東宮，皇親鄭國泰特疏懇請，上以瀆亂，一槩留中，且曰：「果內外靜候，便明冬行，否待皇長子十五歲始令冊立。」十一月，慈聖萬壽，上出臨受賀。

萬曆十九年辛卯春正月，廟享，遣官代。三月，部臣宋纁病，求罷，不允。時上靜穆，每見臺諫調奏，曰：「此故事。即或懇激指斥乘輿，不動。或尊稱大度，纁獨愀然曰：『時事得失，言官不得不言，寧使震怒，尙或經心。若槩置之，如病痿痺，憂方大耳。』」嘗語戶部石星，朝廷錢穀，寧可腐積，搜括非盛時事也。論者謂纁有遠慮。

夏四月，次輔王錫爵歸省，疏四事以獻，止飲息忿而外，祈勉強以躬朝廟，遵典以裕財用。時額進之外，又有加進，故及之。

冬十月，閣部大臣合疏建儲。首輔時行方在告，次輔國首列其名。時行密揭不與，爲中書舍人黃正賓

所許。上怒，逮正賓，杖爲民。時行私索所下原揭于禮科羅大紘，欲秘之，大紘不肯，以聞，坐降遠方。國乃與時行郅，時行乞休，十上不許。司業劉應秋、主事蔡時鼎、御史章守誠、錢一本等益疏論不已。詔時行與國並致仕去。十一月，歲星見。易州民忽訛言城有王氣，應屠，官兵突至矣，空城走。郎中項德禎入公署，闔門宴樂，若不聞者，徐之遣吏傳諭乃定。以禮部尙書趙志臯、吏部侍郎張位並入閣辦事。屬葬會歹商死，猛骨字羅修貢謹，南關弱，北關時與構釁，建州遂觀望啓志。

萬曆二十年壬辰春二月，倭拜作亂。拜以彝人立功，授副總兵，子承恩襲參將，積恨都御史黨馨侵刻，激衆起，殺馨，及河西副使石繼芳，劫總兵張惟忠勅，惟忠自縊死。自稱總兵，收符印，釋囚縱掠，僞授副總兵參將以下等官，挾慶王代請贖罪，出僞檄，狗玉泉中衛廣武平鹵諸堡，據寧夏鎮城爲窟，邀鹵着力免打正等合犯，全陝震動。總督魏學會檄副總兵李煦權總兵，力搗，盡復諸堡，惟鎮城不下。會朝鮮被兵，朝廷東顧。

夏五月，發師援朝鮮。先是，日本會關白平秀吉乘朝鮮不備，突陷豐德諸郡，朝鮮王李昫棄王京，奔義州，王子被執，令次子瑋攝國事。日本渡大同江，繞出平壤西界。廟算危遼，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往援，游擊史儒等偏師防義州。六月，詔都御史葉夢熊代學會總督，益徵苗兵及浙兵逼寧夏，頗斬獲。監軍御史梅國楨、提督李如松復統遼東、山西、宣大兵，偵擊鹵着力兔之援，決黃河大壩水灌城，城破，執拜、承恩，獻俘受賀。詔慰慶王，王妃方氏不受污，投土窖死，加旌。總督夢熊、巡撫朱正色、御史國楨、提督如松以下陞廕有差。魏學會奪爲民。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，廕一子千戶世。久之，着力兔、宰

僧即打正亦縛叛人馬世傑、張敖霸等請市。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洛，以洮河失事愧謝。

秋七月，東援之師至安定，攻平壤，敗歿，史儒死之。募遊客沈惟敬入倭譟。

冬十月，禮部尚書李長春請冊立，不報，尋罷去。十一月，以李如松爲征東提督。惟敬至自倭，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，以大同江爲界。如松審倭詐，決策渡江。十二月，叛苗應龍詣重慶對簿，法當斬，應龍請自將兵五千援朝鮮贖罪，詔可。張時照等詣闕奏止，巡撫王繼光遂嚴提勘結，應龍不至。

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春正月，平壤大捷，四道並復。王叅歸平壤。提督如松輕騎覘王京，遇倭碧蹄館，被困，指揮李有昇死之。初，如松部勒諸將，諭無割級，以倭素輕高麗兵，令祖承訓僞爲土兵潛伏，鼓士攻城，缺其東圍。倭方分距，而承訓忽露明粧起，倭驚，戰敗宵遁，得級千二百八十有奇，殲酋宗逸、平秀忠、平鎮信，腥聞十里。參將查大受、李寧等精兵伏江東，復大捷，獲級三百六十有奇。而李如柏奪開城，得級百六十有奇。平安、黃海、京畿、江源傳檄定，惟咸鏡、忠清爲王京犄角，倭負固。已而如松被圍碧蹄，師大挫，退保開城。二月，閣臣王錫爵還朝，密請冊立，祈從中降諭，以信天下。上又以候皇后嫡出爲辭。錫爵請皇后即以皇長子爲子，上以爲亂真，必三皇子並封。錫爵復疏請收並封成命，上不懌。於是工部郎中岳元聲及光祿少卿余杰、丞朱維京、王學會、郎中顧允成、陳泰來、于孔兼、張納陞、賈巖、薛敷教、科臣王如堅等疏繼入，削奪謫戍有差。閣臣請會議，不允；復請面陳，不報。錫爵遂自引並封擬旨之罪，上曰：「卿乃認錯，寔朕何地？暫寢並封。」錫爵遂請皇長子加冠受傳，上曰：「候旨行。」四川巡撫王繼光、總兵劉承嗣兵，三道攻播，應龍僞約降，而精兵扼婁山關，都司王之翰一軍覆。繼